

山客集
||
胡金銓
十
鍾玲



山 客 集

遠 景 叢 刊 138

著 者	胡 金 銓 · 鍾 玲
發 行 者	鄧 維 楨
出 版 者	遠 景 出 版 社
	台 北 郵 局 36 — 575 號 信 箱
	郵 撥：1 0 2 2 2 1
發 行 所	遠 景 出 版 社
	台 北 市 光 復 南 路 260 巷 51-2 號
	電 話：7 1 1 — 7 8 7 1
門 市 部	中 國 書 城
	台 北 市 成 都 路 一 號
印 刷 所	優 文 印 刷 廠
	台 北 市 興 寧 街 24-9 號
裝 訂 所	日 興 裝 訂 公 司
定 價	新 台 幣 55 元 港 幣 9 元
初 版	中 華 民 國 68 年 7 月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有 版 權 · 翻 印 必 究

• 錄目 •

目 錄

一、國際電影節側記：	鍾 玲作	胡金銓插圖	一
新德里行三章之一			
二、放映室的風波：	鍾 玲作	胡金銓插圖	九
新德里行三章之二			
三、大理石的陰影：	鍾 玲作	胡金銓插圖	一七
新德里行三章之三			
四、我看金銓拍戲	鍾 玲作	胡金銓插圖	二五
五、旅韓雜記			
六、熱愛中國文化的王紅公	鍾 玲作	胡金銓作	三三
七、四位作家	鍾 玲作		五

• 集客山 •

八、寒山詩的流傳

九、還鄉人

十、旅韓外景素描十二幅

胡金銓繪

鍾 鍾 鍾

玲 玲 玲
註 作 作

二 九 七
三

1. 寶鏡寺、書出池及瓢嚴齋
2. 海印寺外瀑布
3. 海印寺外溪流及陶山書院
4. 丹陽到湔川路上
5. 湔川到原州路上
6. 五台山月精寺
7. 濟州島日出峯
8. 濟州島日出峯
9. 濟州島天帝淵瀑布
10. 濟州島龍頭岩
11. 松廣寺
12. 大興寺

• 錄目 •

附錄一：胡金銓作品得獎名列	二五
附錄二：鍾玲作品一覽	二九
附錄三：赤手屠龍千載事	三五

「新德里行三章」之一

國際電影節側記

鍾 玲 作 胡金銓 插圖

我從沒有到印度一遊的打算，這次却到印度首都新德里窮忙了兩個星期。我做夢也不曾夢見自己會列席電影節的貴賓，這次却因為胡金銓受印度政府之邀出任第六屆印度電影節的裁判，我也以「寶眷」的身份應邀了。由於時間急促，一月初剛由美國抵達香港，就旋風似地，轉機去印度了。

在新德里我忙些什麼呢？

第一、忙看電影。過去十年加起來也沒有這兩週看得多。因為金銓身

爲裁判，每一部競賽片都非細看不可，有時一天要看六部。我陪夫君看戲，陪看到雙眼發酸。

第二、忙參加宴會。每天不是大宴就是小宴，曾有一晚連趕三個宴會的紀錄。宴會又分三等：第一等是印度官方與各國大使館的鷄尾酒會，這是星光熠熠、鑽光閃閃的宴會，也是喧嘩得不着邊際的宴會——和總理夫人或大使握手，和外交官們瞎聊、碰酒杯、微笑。第二等是印度主辦單位、影業鉅子或其它行業鉅子舉辦的豪華晚宴。有一次我們的主人竟是橡膠業的大亨，我直到今天還猜不透他爲什麼要宴請國際電影界人士，也許這是一種散錢的好法子。這種宴會可把我們搞慘了。印度人像墨西哥人一樣閒散，睡得晚，吃得也晚。他們晚餐開飯時間竟是晚上十一點！那晚金銓與我等了又等，不時探頭往大廳裏窺視，只見印度女士們披纏飄逸的 Saree，配著最時髦的搖滾樂起舞，而自助餐枱上仍空空如也，到十點半餓得熬不住，我們只好溜回旅館的餐廳解決了。以後學了乖，六點鐘先吃了晚飯才去這種宴會。第三等宴會是印度的影界人士請我們到家中小聚，吃便飯，論豪華濶氣，這是第三等宴會，但論收穫，這一種宴會最令我心滿意足，

爲什麼？到第三章再說。

此外我還忙什麼呢？一有空我就忙着跟金銓逛市場。我們兩個差不多天天都由市集捧着大包小包回旅館，連不苟言笑的裁判團秘書長也詼諧地說：「胡先生，你爲她把整個新德里都給買下來啦！」其實真是天大冤枉。陪他是去搜購拍片所需的道具和服飾。爲什麼要千里迢迢在印度買中國古裝道具呢？舉個例你就明白了：他們手工做的項鏈式樣非常古典，由金銓改頭換面以後，就是十足的中國古裝頭飾，要是在香港定做這種頭飾，說多貴有多貴，在新德里的西藏小市集，我們還買到定做都不一定做得出來的法器。

因此，成天在旅館、電影院、大使館與市集之間跑來跑去，我看到的印度，怕只是些浮光掠影。

這次影節最難能可貴的是四位世界名導演聚集一堂。裁判團的主席自然是印度的首席名導，沙提亞濟·雷 (Satyajit Ray)。而日本的黑澤明、義大利的安東尼奧·美國的伊力亞·卡山 (Elia Kazan) 等大導也列爲座上賓。有一天，嘉賓之一的 Peter Cowie, 即 International Film



伊力亞·卡山

Guide (國際電影指南·英國版)的編輯，對我說：「亞洲三大導演都在此了：黑澤明、雷先生和胡金銓。」我嚇了一跳，瞪住這英國佬半天才悟出他不是開玩笑，原來因「俠女」一片，金銓已在國際上贏得如許崇高的地位。

雷先生身材高大，像巨人般目光灼灼地俯瞰你，他有一張刀雕出來的臉，但却沉默得像一座雕像。他已拍了二十多部片子，以社會寫實為主，

鏡頭自然地流露出深厚的情感。在國際上他是公認的大師，然而在印度却一直不能拍一部大場面的片子，因為印度財主們只愛賺錢，寧可投資拍歌唱愛情故事。黑澤明先生也是高瘦個子，頗富書生氣質，一天到晚戴着一副墨鏡，聽說他眼睛不好。這次影節爲了他表示最高敬意，特地公映一場他在俄國拍的「德蘇·吳查拉」(Desu Uzala, 此片對中國人誣譏甚多)。而以導演著名影片如「蕩母癡兒」(The Fast of Eden)及「慾望



號街車」(A Street Car Named Desire) 著稱的卡山先生，年雖已近七十，却精神奕奕，還是位不折不扣的老頑童。

在一個印度影業鉅子的晚宴上，我正與一位活靈活現的加拿大女星談得起勁，金銓過來一把拉了我就走到一個小老頭兒前：「這位是卡山先生。」我因初與影界人士來往，人與名字常湊不起來，見他又不說話，只站在那兒裂嘴對着我笑，我只好東拉西扯了，說：「您從事影業嗎？」他對着我眨眨眼睛：「喲，我有時寫小說，偶爾也拍拍戲。」金銓在旁邊急得冒汗。但卡山先生對我的冒昧不但不以為忤，反倒因此和我交上朋友。除了「拍拍戲」，他還是位名小說家，後來我向他請教不少寫作的問題。

為什麼像印度這種國家要勞民傷財地舉辦國際影節呢？是不是爲了賺外匯？非也。像雷先生的片子在國際市場上一帆風順，不必這種影節的推銷，早已在世界各地公演了。而經濟正謀發展的印度也無力購買參加影展的各國片子。在影展期間不少人談生意，似乎聽到錢叮噹的響聲；事實上，只落了一地的釘子。我想，印度辦國際影展的目的是政治宣傳。這是全亞洲唯一慎重其事的影展。連資本雄厚，影業先進的日本也不會辦過。一

窮二白的印度却一板一眼地按照國際大影展的規矩來推行：邀世界名導演爲貴賓，請來一批水準高的裁判，嚴肅地選拔得獎片。我想這無非要爭一個面子，表示印度是泱泱大國，重視文化不落人後。

這五六年我參加過不少學術會議，一般說來真正精彩的學術報告並不多，瀰漫於會場之間的倒是朋友重聚的熱鬧、趨炎附勢的吹拍、及骨子裏學術市場的銅板味。電影節比學會多一份珠光寶氣，少一份嚴肅，但在實質上是相同的。首都各電影院的老闆大賺其錢，加上無窮無盡的宴會，還有報紙的攝影記者到處沒頭沒腦地抓國際女明星照像，甚至有記者荒唐到抓我拍了不少張照片，搞得我莫名其妙，才問我是不是演員。在影節中真正埋頭苦幹看電影與談電影的，恐怕只有大會的十一位裁判了。

「新德里行三章」之二

放映室的風波

鍾 玲作 胡金銓插圖

第六屆印度國際影節的裁判共十一人。十一人裏有三個妙人。當然作主席的印度導演雷先生不在其內，他的沉默和深刻，像是恒河岸邊的聖者，令我心中對他都有點怯怯的。那誰是這三個妙人呢？金銓自然是其中一個；爲了避嫌，我就此打住。當年作過他影迷的人，自然同意我的看法。另外兩人是匈牙利導演與瑞典導演。

匈牙利導演姑譯其名爲巴秋，是匈牙利揚名國際的大師，看來却是個十足的落魄藝術家。一頭像稻草的亂髮，鬍子一個星期難得刮一次，終日

睡眠惺忪地，天天都是那件咖啡色的舊夾克，見甘地夫人也不換。他却娶了位明朗大方的年輕太太。巴秋貌雖糊塗，偶而一兩句話却發人深思。有次他說：「我們匈牙利人幾百年來沒有打過一次勝仗，老是被人侵佔。」這次他眼睛睜開了，裏面閃着沉痛。

瑞典導演是以 *I Am Curiously Yellow* 一片奠定了他的國際地位，此片是第一部以嚴肅的態度大膽地探討性的問題。這次影展可憐他禍不單行，先是飛機在哥本哈根出毛病誤了點，到新德里又丟了行李，會才開兩天，就大感冒，一週來連房門都出不得。他還沒病倒時有意思極了，那早大伙人在大廳集合出發，這個瑞典高個子由廳的另一端，幾個躍步舞到金銓和我跟前，停下，雙手展開一個天鵝的架式。我笑他說：「好一個芭蕾舞家。」他得意地笑起來，活像個長不大的孩子。

裁判席上有兩位英國佬：一位是高傲的大胖劇作家，另一位是和藹斯文的發行人。他們兩個每開會必鬭嘴。日本影劇史家，看來是位一板一眼的好好先生，後來才知道，他厲害起來也針針見血。老俄導演貌似我想像中的典型的蘇聯政委：挺着大肚子，禿着頭。至於非洲塞內加爾導演及南

斯拉夫導演，因為他們不說英文，我對他們認識太淺。另一位裁判是印度第二大導兼演員及作家的可納先生，我將於第三章詳細描寫他。

看到第九天，裁判們大多意見一致，每次開評審會議也都不到兩小時就散會了。影節第九天，下午金銓去開評審會，由兩點到七點才回來。原來是蘇聯導演與風作浪，發動了一場具體而微的國際風暴。這次會議內容，金銓因格於會規沒向我透露，以下詳情是由他們會外的談論內容，七拼



日本電影史家

八湊出來的。

義大利有一部片參加競賽，叫 *Viaggio Hella Vertigine*，是義大利影界左傾人士拍的，描寫史大林時代中層知識分子受壓迫的情形。蘇聯對這次影節志在必得，其代表團聲勢浩大，連文化部副部長也來了。居然出現一部批評蘇聯的片子，那還得了？蘇聯大使館旋即向裁判團提出了抗議書。

那天下午開會，裁判團的秘書長先宣讀蘇聯駐印大使館的抗議書，抗議書口氣傲慢，「命令」裁判團剝奪此義大利片的競爭權，並叫裁判團對報界聲明，此片違反一項國際影節的法規，即「不得觸犯他國尊嚴」的法規。第一個沉不住氣的是大病初癒的瑞典導演，抗議書還沒念完他就插嘴說：「這什麼話，我們也要抗議回去，這條國際法規根本不對，觸犯另一國家的尊嚴有什麼不對？有觸犯，才有交流、反省與改進。我現在起草寫反抗議書！」金銓也接著抗議說：「憑什麼要我們替蘇聯對外作宣傳工作，對報界發表什麼宣言的！」

老俄導演隨着站起來慷慨激昂地演說，因為是俄文，所以等到翻譯小